

# 畚族文化发展:经验与战略

郭志超

(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畚族文化的发展,既维系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又采借汉文化以丰富本民族的文化,这不仅是畚族文化发展史的经验总结,也是今后畚族文化的发展战略。

**关键词:**畚族;文化;发展;战略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汉族是主体民族,她融合了众多少数民族并博采其文化而发展壮大,从而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主导作用。汉族的前身华夏族也是如此。曾位于华夏族社会核心的商人是东夷,取代商人而建立周朝的周人,有着大量的戎、狄血统。民族间的渗透和融合,自古皆然。作为汉文化乃至中华文化,其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思想,其创立者孔子就是商人的后裔。汉族的族源和文化乃多源多流,少数民族的文化也是多源多流。汉族与少数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正是中华民族多元而又一体的内在本质和机制。

在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和主导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少数民族积极采借汉文化是实现本族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畚族的文化发展,既维系着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又采借了汉文化以丰富本民族的文化。这不仅是畚族文化发展史的经验总结,也是今后畚族文化的发展战略。附此说明的是,本文的文化视野是广义的文化,广义文化包括经济,为了便于变项分析,文中将经济从大文化中突显出来。

一、密切同汉族经济的关系以发展本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与经济发展俱进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显示,经济发展和繁荣的阶段也是文化的昌盛时期,原因就在经济发展为文化发展提供基础和动力。

(一)采借汉族经济,改变本族经济的落后状态

畚族在隋唐之际已大量出现于闽粤赣交界区,他们以“刀耕火种”为生计。但这种劳动方式并非是原始时代的刀耕火种,因为它已采用了通过与汉族交换得到的铁制工具。畚族的“刀耕火种”,或是“一山过一山”的徙居式游耕,或是在一定地域已经定居或初步定居的定居式游耕。宋代刘克庄《漳州谕畚》中呈现出“愿为版籍民”的畚民,就是从事定居的“刀耕火耘”。自此,畚族继续沿着徙居游耕和定居游耕这两种生计方式分别发展,并最终转型为定居定耕。

明清时期,留居闽粤赣交界区的畚族陆续结束游耕而转为定耕农业。明代时,往闽北、赣东北,特别是往闽东、浙南迁徙的畚族,大多仍是走走停停,在类似“蛙跳”式的长途迁徙中从

事游耕。到了清代,这些迁入新居地的畲民陆续定居。一旦定居,他们与汉族接触就较频繁,刀耕火种的劳动方式也就最终结束。尽管定居定居使畲族陷入封建赋役的罗网,但就生产水平而言,则与汉族日趋接近。采用汉族生产技术还采借了汉族农作物,特别是番薯。明万历时,番薯由旅居南洋吕宋的漳籍华侨最早引种于漳州,稍后数年,长乐籍华侨也从吕宋引种于家乡,适逢大旱,推广极速。大致在清初,畲民向汉民采借薯种和种植方法,因适合山区旱地,很快推广。迁徙到闽东、浙南山区的畲民,主要依靠在确确的山园种植番薯以果腹。尽管“番薯丝吃到老”是畲民贫苦的写照,但番薯却是畲民的救命粮,维系着畲族在闽东、浙南山区的繁衍生息。

## (二)融入汉族为主导的区域经济,推动本族经济的发展

畲族经济发展史贯穿着畲、汉经济互动的民族关系史。其中,畲族茶叶经营的发展过程集中地体现:畲族经济的发展在于主动与汉族结成社会经济关系网络,主动融入汉族为主导的区域经济。

晚清至民国,宁德县猴墩畲村的茶叶经营,就是通过与福州茶庄结成购销关系,从而极大地刺激了本村的茶叶生产,并带动了邻近畲村进行茶叶的规模化种植,使猴墩畲村成为闽东一个著名的茶叶集散地。

闽东气候、土壤适合植茶,畲民素有植茶与加工绿茶的传统,但产量很少。促使猴墩成为闽东畲族地区最重要的专营茶叶产销的畲民是雷志波,他自少走读于邻近汉村一个余姓举人开办的私塾,年青时已成为眼界开阔、见多识广的人才。猴墩村距离八都镇的霍童溪码头不到15华里,又有陆路官道经过本村。20多岁的雷志波在自家住屋办起“震昌”号茶庄,到福州与经营外销茶的茶庄达成购销协议,在鼓动本村畲民开展茶叶生产的同时,带动邻近畲村大力发展茶叶生产。有了一定资金后,震昌茶庄用预付定金的形式,扶持周边畲村以及汉村扩大茶叶种植。这些种茶的畲村包括:七都的濑头、高山,

八都的半山、南岗、灵山,九都的九仙、后湖、柴坑、施洋、巫家山、上乌坑,赤溪的社洋、棉头石、尖山等。邻近的福安县甘棠、溪潭、穆洋等乡镇的畲村茶叶也流向猴墩村。雷志波发迹后,还捐资建起雷氏祠堂,纂修雷氏族谱,绘制祖图,推动本宗族的民族文化建设。<sup>[1](P3-29)</sup>

凭借着与汉族的社会网络,发展畲族的茶叶生产,在浙南景宁县也有一段故事。民国时,敕木山畲族社区的“惠明茶”出了名,20世纪70年代以名茶品牌为引领,开始发展茶叶生产。现在敕木山畲族社区茶园有5000多亩,成为景宁畲族自治县畲族经济的支柱产业。这一历史过程开始于畲汉之间的结缘,提示着民族之间的密切关系对于畲族经济融入区域经济的重要作用。

敕木山的半山腰有座古老的惠明寺,僧人植有一小片茶园。明晚期雷姓畲民在敕木山一带游耕,清初在惠明寺旁开基落户,这个村子后来就叫惠明寺村。畲族素有植茶习俗,雷姓畲民引种了寺僧所植之茶。起先,他们只是在菜园边种茶,自给自足。清末民初,惠明寺村有个畲族妇女叫雷成女,是制茶能手。当时景宁和附近的县有一种习俗,就是大户人家的子女认贫穷的畲民为干爹干娘,据说,这样“命贵”的子女便“好养”。有个汉族女孩认了惠明寺村的雷成女为干娘,她嫁给后来任景宁县参议员的洪骥生后,仍与雷干娘有来往,雷干娘常以自制的茶叶赠送。1914年浙江省拟参加翌年将在巴拿马举办的“万国博览会”,指示有关县市提供土特产。参与此事的洪骥生想起自己饮过惠明寺村的茶,推荐此茶,他吩咐雷成女翌年制茶二斤,以便参展。<sup>[2](P51-52)</sup>1915年,此茶获得“巴拿马赛会奖品金牌”。

“惠明茶”自此成名,但在民国时期,未乘此良机进行商品生产,久而久之竟被淡忘。解放后,以粮为纲,连“菜园茶”也难得一见。1966年春,惠明寺村唯一的中专生雷石才在本村更高海拔的一个小村落发现有数百年树龄的惠明茶树,开始扦插扩种。1972年惠明茶种植了15亩,1973年扩种至20亩,1977年又扩种至140

亩。<sup>[3]</sup>1973年他们向省茶叶部门汇报,后经指派,1975年名茶产地上海县茶叶专家屠仲高专门到惠明寺村蹲点指导,在惠明寺所在的张村大队开办产业培训班,推广茶叶种植。1982年惠明村和邻近畲村茶叶种植迅增至近千亩。1986年景宁县“民委”干部雷先根撰文《发展商品生产,繁荣畲乡经济》,指出:发展商品生产、繁荣畲乡经济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发展优势传统产业,如惠明寺村,“应采取背水作战的战略,专攻名茶(惠明茶),让他们全村人吃商品粮,成为茶农”。用现在的提法,其献策所含的发展思路就是:发展本土特色产品,形成规模产业。后来,惠明寺村和附近一带畲村,果然走上以惠明茶生产为主业的发展道路。2006年以惠明寺村为龙头的敕木山七个畲族行政村的茶园有5000多亩,茶叶生产成为敕木山畲民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

## 二、密切与汉文化关系,发展本民族文化

### (一)密切与汉文化的关系,积极进入主流社会

积极接受汉文化的滋养,进入主流社会,从而作出了显著的贡献。这集中体现于闽南漳浦县赤岭乡的蓝姓畲族先贤。

今漳浦县赤岭畲族乡的蓝姓畲族,历史上名将文人辈出,在康熙乾隆三朝就出了两个总兵、一个水师提督,还出了个后任知府的“理台宗匠”。蓝理(1649—1720年)年轻时走出漳浦赤岭乡,闯荡漳州城,寄宿浦头关帝庙,后从军。他功成念旧而扩建该庙。浦头关帝庙左廊嵌着“清乾隆庚申年(1740年)檀越蓝公讳理神位”的石刻一方,并供奉施主蓝理塑像。康熙十三年(1674年)靖南王耿精忠叛乱,蓝理在温州破敌立功。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蓝理从施琅征台,在澎湖海战中充当先锋,中炮肠流仍血战。澎湖海战是统一台湾的关键战役,此役摄降了郑氏政权。蓝理擢升参将后,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调任定海镇总兵。蓝廷珍生于康熙二年,卒于雍正七年(1663—1729年),漳浦湖西人(赤岭蓝姓分支),追随族人蓝理,受器重,后升为南澳总兵。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平定台湾后,蓝廷珍任

台湾总兵,雍正元年(1723年)擢福建水师提督。蓝廷珍组织开垦荒地,发展生产,开垦的“蓝兴堡”(今台中县太平乡、大雅乡、鸟日乡和台中市一带),成就了台湾开发史上较早和较大规模的官垦之一。蓝廷珍之子蓝日宠,任铜山营水师参将。蓝廷珍孙蓝元枚袭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补广东参将,旋擢副将,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升台湾总兵。蓝鼎元系赤岭畲族青年才俊,康熙末年追随族兄蓝廷珍,任其征台幕僚,辅佐蓝廷珍征台和善后。他提出一系列建议:(1)驳斥将防卫重心从台湾本岛迁至澎湖这一变相弃台的主张,坚持台湾总兵仍驻台湾。(2)对沿山划界、迁出山地汉民的计划加以制止。(3)弛渡台之禁,提议让台民家眷赴台。(4)在台湾扩展县级建制(清政府随后于雍正元年增设彰化县、淡水厅和澎湖厅),以推动台湾开发。蓝鼎元这些建议被蓝廷珍认可,呈报后陆续被清政府采纳。这些建议的基本思想是改消极治台为积极理台。鉴于其远见卓识,蓝鼎元被誉为“理台宗匠”。他平台返回大陆后,先任普宁知县,后升广州知府。著有《鹿洲初集》、《东征集》、《鹿洲公案》、《绵阳学准》和《修史试笔》等。

漳浦赤岭蓝姓畲族之所以能出这些有影响的人物,在于积极进入主流社会。其中,以理台策议和思想长时期地影响台湾历史进程的蓝鼎元,是其祖上三代汉学书香熏陶出的学者和政治家。蓝鼎元的曾祖蓝毅叟因游学而迁居外地(一说漳浦县城西门外),颇有文名。祖父蓝继善迁回赤岭。蓝鼎元的祖、父皆以教书为业。蓝鼎元饱览群书,有志经世致用,十七岁即泛舟观海于闽浙粤,为今后经理海疆事务做了知识准备。稍后,被聘于福州鳌峰书院,纂订先儒诸书。康熙六十年(1721年)成为族兄蓝廷珍的军机幕僚。

被世人与蓝鼎元相提并论的是同为畲民的雷鋹。雷鋹(1696—1759年),号翠亭,闽西宁化人,雍正十一年(1733年)进士,乾隆元年(1736年)为皇子讲读,又升通政使,十一年(1746年)任浙江学政,后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他精研理

学,著有《禅学考》、《阳明禅学考》、《经笥堂文集》,以及《读书偶记》、《励志杂录》等。雷鋹出自宁化城南茜坑村雷姓宗族。据宁化城南茜坑村《雷氏家谱》<sup>[4]</sup>,宁化城南茜坑村雷姓祖先于“唐代”开基宁化,其中一支后裔定居下来。据考证,茜坑雷姓祖先入宁化的时间应为宋代。从他们很重视坟墓风水的情况来看,在宋代以后已是接受了不少汉文化的畬民宗族。这支雷姓畬民的风水实践几同客家,显示这支畬民宗族在定居后经济还算殷实,才有余力长期精心营造祖先坟地风水,并有充裕之资以作祭祀祖先之用。正是本宗族浓厚的耕读文化才使得雷氏宗族出现了这么一位进士。

清代畬族出了蓝鼎元(号鹿洲)、雷鋹(号翠亭,亦写作“翠庭”),足以让畬族扬眉吐气。《永春县志》说:“吾闽翠庭、鹿洲,谁敢复以畬民视之?”并感叹:“天之生材,固无畛域,微论拓拔呼!”<sup>[5]</sup>语中“拓拔”者,鲜卑族拓拔部,因主动接受汉文化,建立强盛的北魏王朝。“固无畛域”说的是,“天之生材”是没有民族界限的。出了人才的畬族,也会令人刮目相看。

在漳州市华东路岳口街,矗立着蓝理石牌楼,楼匾为康熙帝御书:“勇壮简易”、“所向无前”。匾额两边有青石雕饰的花卉、人物、狮兽等浮雕。这一重要的涉台文物,畬族人民引为自豪,漳州汉族人民也引为荣耀。

## (二)采借汉族教育以促进畬族文化发展

南宋刘克庄获悉漳州畬族中有“知书及士人陷畬者”,认为“(畬民)殆受教于华人”。可见,畬族采借汉族教育的历史悠久。在清代,畬民“受教于华(汉)人”,从而促进本文化发展的史实清晰起来。

没有本民族文字的畬族采用了汉字,畬族的神话传说、历史记忆、迁徙历史、世系繁衍就转为丰富的民间文献,这对于畬族的文化传承和民族凝聚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畬族的主要分布地闽东、浙南,畬族的族谱、祖图等民间文献最早的年代是清代。在古称“百家畬洞”的漳平畬族社区,保存有人们所知的现存较早的畬族祖图,此图由上杭庐丰蓝氏畬族画师

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绘制。至晚在南宋,畬族已有本民族的文献。南宋刘克庄在《漳州谕畬》中说:“读诸畬款状,有自称盘护孙者”。博学的刘克庄看到畬民所述的“盘护”传说与范晔《后汉书·南蛮传》的盘瓠传说近同,说:“彼畬曷尝读范史,知其鼻祖之为盘护者,殆受教于华人耳”。其实,此前畬族的口传完全可以传承盘瓠传说,不必受教于汉民而知盘瓠传说。不过,刘克庄也不是凭空怀疑,当时确有“知书及士人陷畬者”。<sup>[6]</sup>

畬族的盘瓠传说文献应由畬民口授,而请“知书”的汉民书写,但更可能是当时已经有盘瓠传说的文书,而请转抄。如果是知书汉民抄录自“范史”等汉族文献,就应当写作“盘瓠”或“槃瓠”,而不会写为“盘护”,直到清代,广东畬族书写“盘瓠”依然常写作“盘护”。与畬族有同源关系的瑶族,其世代传承的《过山榜》中的盘瓠也是写作“盘护”。这蕴含着一个重要信息:畬瑶分流之前,他们已有自己传承的汉文字的盘瓠传说文献。

广东的《高皇歌》与闽东、浙南的《高皇歌》,除了后者多了从广东迁徙后的过程外,歌词基本一致。广东的祖图与闽东、浙南的祖图也基本相同。由此可见,当畬族开始从闽粤北迁的宋元时期,特别是较多迁徙的明代,畬族已有《祖图》和《高皇歌》的文献。以盘瓠传说为基本内容的《开山公据》(或称《抚徭券牒》),在粤东、闽西、闽东、浙南和赣东北等地的畬族中,也几无差别。陈述这些,意在说明汉字的采用对于畬族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这些文献对于畬族的民族认同和民族凝聚力产生极其重要的作用。

汉文化教育对于少数民族繁荣的事例在畬族文化史上不胜枚举。近年被誉为闽东畬族文化名村的霞浦县溪南镇半月里畬村,青灰的墙瓦,错落有致的古民居群落,掩映在几棵参天古榕的绿荫里。从后山俯视,村形如内弯的半月,村子因而得名。明清时期,半月里位于溪南通往霞浦县城的古官道旁,交通甚便。清康熙年间,雷文寿从本县盐田乡长岗山北迁,开基半月里,蕃衍成族。其孙雷志茂聪颖好学,喜文学,好堪

與,师从风水名师黄龙学。雍正二年(1724年)雷志茂被福宁知府张良弼聘为幕僚。雍正八年(1730年)雷志茂回村建起宅第,还修建了雷氏宗祠和村庙龙溪宫。他重视培育家族的教育事业,激励后辈读书上进。此后,雷姓族人除务农经商外,还延师兴学,耕读风气蔚起。道光三年(1823年)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半月里一连出了5个秀才。

半月里雷姓族人是以接受汉族文化教育并有较深造诣而实现政治、经济的崛起的,与此同时,文化教育极大地推进畲族传统文化的繁荣,使畲族文化得到深刻和精致的表现。当年雷世儒等人修建的三座大型宅第,至今仍然保存完整。特别是雷世儒于道光间先后动用工匠60余人,历时三年所建的宅第,规模宏大,中梁高10多米,占地面积1300多平方米,柱子126根,共38间房。半月里宅第的厅堂雕梁画栋,悬匾挂联,保存有龙头祖杖、木石雕刻、衣冠首饰、古籍文献,以及碑刻、牌匾、楹联等珍贵文物二百多件。

雷氏宅第内那些牌匾和木刻楹联显示雷氏宗族的社会地位和民族文化内涵。其中有: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进士、福宁知府李嗣邨为雷世儒母亲蓝氏五十寿辰赠送的“竹操松筠”匾;有道光二十八年(1448年)秋,雷世儒为雷氏宗祠手书的“凤山衍庆”匾额。“凤山衍庆”溯源畲族祖居地“凤凰山”,恰好和厅堂的一对联文相呼应:“徯咏不忘高帝力,鹏程欲溯凤山踪。”这里的“徯”指畲族,“高帝”指传说中畲族女始祖即三公主之父“高辛帝”,“凤山”指畲族祖地——粤东“凤凰山”。这些形式和内容俱佳、蕴涵民族历史文化的匾额联文,生动展示汉文化教育对畲族文化繁荣的显著作用。

清代半月里的文化教育风气也影响了邻近的畲族村落。根据地方志记载,当时整个福宁府(包括霞浦、宁德、福安、寿宁、福鼎、周宁、柘荣7县)畲族村落开办的20多所书塾中,半月里以及比邻的白露坑钟姓畲村、牛胶岭蓝姓畲村各有一所,共3所书塾,成为霞浦县、也是当时福宁府学堂教育发展程度最高的畲族社区。

霞浦有个山民会馆,是畲族民间社会公益团体。会馆建立以来,各地畲民不时到此集会,沟通信息。会馆还成为优秀畲歌荟萃和流传的重要场所。担任会馆董事的钟学吉利用会馆的方便条件,收集素材,编写歌本。畲民住馆期间,以歌为乐,传抄歌本。山民会馆成为畲歌传播中心,影响力遍及闽东、浙南畲族社区。

首先勃兴于这一带畲区的半月里学堂教育,进而影响邻近畲村的历史,可以觉察到汉文化学堂教育与畲族民歌创作的密切关系。歌王钟学吉的出现是半月里、白露坑一带教育和文化繁荣时期畲族文化园地最瑰丽的绽放。歌王及其创作的广泛影响之因,可溯至汉文化教育的渊源。

半月里古民居的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半月里、白露坑畲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畲族文化难得的文化“双遗”社区,堪称最有代表性的闽东畲族文化名村。其文化的积淀和发展历程,昭示着采借汉族教育以促进畲族文化发展的宝贵经验。

### (三)采借汉文化以维系和发展畲族文化

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促使汉文化和诸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必须强调的是,不能将少数民族接受汉文化而以“汉化”一词以蔽之。畲族接受汉文化,恰恰是使本民族的文化更得到传承、维系和发展。上面集中讲述的畲族采借汉族教育,实际上也就是采借汉文化。畲族在汉文化影响下的文化发展有诸多方面。

汉族的宗族文化以谱牒为重要渠道,强有力地影响畲族社会,是畲族采借汉文化最突出的方面。朱熹是宗族文化的主要倡导者和设计者,其有关思想也引导着畲族宗族文化建设。朱熹的言论也出现在畲族族谱的“谱头”文献里。例如,《(盘瓠)祠志》开篇即云:“《礼》曰:‘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夫祠堂之设,所以尽报本追远之深心,尊祖敬宗收族之遗意也。”<sup>[7]034</sup>《礼》即《朱子家礼》。这段文字同样常见于汉族族谱的序文里。汉族族谱或有朱熹的序文,有的畲族族谱竟也有朱熹专为畲民族谱写的序文。浙南苍南县莒溪垵尾《蓝氏宗谱》中题为“后学

朱熹拜撰”的序文中提到：“今潮州凤崎高辛时瓠王之苗裔卜迁于闽之蓝奎父子，巍巍绍宗功。余游学至此，奎览家乘，请余予序之。”<sup>[8](P113)</sup>此序的真实性虽很可疑，但却很有意义。笔者在连江县小仓畬族乡七里村调查时，该村流传着朱熹曾到此授学的传说，这虽无信史，但传说的云蒸霞蔚却能使清冷的山色温润起来。畬民对朱熹的敬仰，以朱子过化之地为荣，反映了畬族对汉族宗族文化的体认。

在汉文化影响下的畬族宗族的文化建设，确立了建立在家庭、家族、宗族之上的民族认同。家庭是基本的社会单元，在“随山散处”的漂泊岁月，家庭的作用更为显著。徙居和或定居的家户最珍视象征着本姓远近祖宗的香炉；在一定人口规模的情况下，宗族群体就会通过祭祖来聚族。“九族推重缘祭祖”，所祭的是始祖盘瓠王，引起联想的是盘蓝雷钟这始祖的三子一（赘）婿。仿佛是一叶浮萍聚为一片，而一片片浮萍汇为接天之碧，家庭因有宗族的凝聚而不分散，基于盘瓠传说的宗族“四姓毕集”共祖而成一民族。这就是借重汉族宗族伦理和实践方式以充实盘瓠传说的畬民族认同方式。在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的情况下，畬族运用宗族方式，建构起星散而一体的民族体系，族谱中普遍提到的凤凰山祖地盘瓠祠（畬族总祠），蕴藉着民族亦（大）宗族的观念。历史上，畬族的宗族文化建设是极为重要的民族文化建设。

采借汉文化并不等于汉化，畬族采借汉族宗族文化恰恰对本民族的维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闽东凤凰服饰之名及其意蕴的兴起，缘于汉文化的激发，也是采借汉文化以促进本民族文化之例。晚清闽东罗源、连江出现“凤髻”或称“凤鸟髻”的新发式。“凤髻”即：将头发分成头顶和头后两部分，后部的头发用红色绒线扎成棒状（内套若干段小竹节），然后将这可弯曲的棒状折向头顶，与所留的头发合并，在前额出盘成螺旋状，再辅扎红绒线加固。

“凤髻”应缘于“凤冠”的激发。清代畬族婚礼戴的“凤冠”见于闽东。“凤冠”之名是采自汉俗。汉俗婚礼新娘盛饰所用彩冠称“凤冠”。清代

畬族在汉风影响下采借了婚礼新娘冠饰之名“凤冠”。这一借名激发了发式的联想，激发了传统文化中有关三公主身份的崇凤意识。这样，婚礼盛饰的“凤冠”即投射于节庆、做客时妆饰的发式，这应是“凤髻”之名生成的一个原因。早期婚礼的“凤冠”还只是初步采借汉俗后的移植性文化，惟有在“凤髻”之名出现后，头饰的凤凰意识才开始生成于畬族文化，并带动了妇女服饰整体的凤凰意识。“凤凰装”正是“凤凰髻”的衍生。

“凤髻”、“凤凰髻”不是一个新词的偶现，它根植于于畬族丰厚的文化底层，萌生于汉族“凤冠”之名的激发。由“凤凰髻”衍生的“凤凰装”的名称及其意蕴，最早也是出现于罗源、连江，进而很快传播于闽东各地，并在较晚的时候影响了浙江畬族。“凤鸟髻”、“凤凰装”名称与内涵的产生与发展，也是文化的秉持与发展兼具的绝佳范例。

### 三、维系本民族的核心文化特质

民族文化特质是体现民族文化特点的文化要素，这些文化要素根据一定的逻辑组成一个具有功能机制的文化系统。在畬族诸多的文化特质中，盘瓠传说居于核心地位，她像涟漪的漪心，由内而外地推出一个个漪环。个人、家户、宗族这由外而内的祭祖，正是体现个人和群体在信仰世界里向核心的汇聚。

道光《遂昌县志》引录周应枚《畬民诗》，其中“九族推重缘祭祖”<sup>[9]</sup>的“九族”有多解，一般指同宗亲族。宗族是畬族社区最普遍的社会组织。祭祖是畬族宗族最重要的仪式活动。宗族祭祖称族祭。畬族祠堂有两种，一种是移动“祠堂”即装有祖图、族杖、香炉、族谱的小竹箱和红布袋，在祭祖日取出祖图、族杖、香炉等，举行祭祖仪式；一种是固定的场所，设有祖先牌位，也就是祠堂建筑。即使有祠堂，也只有祭祖日才展示珍藏的祖图、祖杖。随着畬族定居过程的深化，移动性“祠堂”逐渐变为固定的建筑性祠堂，祭祖时才出现的始祖象征形式也因有神龛设置而添增神主牌。据民国时史图博的调查，浙江景宁敕木山畬村蓝姓祠堂的供桌上放着香炉和祖宗牌

位,中央是盘瓠的牌位,上面的文字是:“龙凤高辛帝祖敕赐驸马护骑国盘瓠妣肖氏蓝光辉妣夏氏之位”。<sup>[10](P45)</sup>

祠堂祭祖还对分散于同一宗族的若干宗支的族人发挥凝聚作用。分布于一定地域的不同宗支,有些还共同举行祭祖,或以代表的形式参与祭祖。很突出的例子是,皖南宁国蓝氏畲民是浙中兰溪蓝氏的分支,民国时修谱,他们分担有关费用,也曾派人远道而来,参加兰溪蓝氏宗祠的祭祖。在闽东宁德、福安、罗源、闽侯,若干个同宗宗支组成一个祭祖祭祀圈,共有“祖亭”,祖亭放置祖牌、祖杖和香炉,以“迎祖”形式将祖亭在祭祀圈循环祭祀。迎祖活动显示平时默默无闻的畲民在始祖盘瓠旗帜下“四姓毕集”情感能量的爆发。从一个宗支到另一个宗支,出发时队伍像涓涓细流,沿途同宗、不同宗和不同姓的畲民不断加入,犹如百川汇聚而成汹涌澎湃的壮观。始祖盘瓠对于畲民族的凝聚力,在迎祖活动中显露得淋漓尽致。

畲民家户厅堂常贴着一张墨书红纸,称“(祖宗)香火榜”,有的地方俗称“祖公图”。在闽东,“(祖公)香火榜”一般置于厅堂屏壁右侧边门上方。在浙南,“(祖公)香火榜”一般贴于厅堂楼下或楼上的屏壁前或屏壁后的中央。如果是蓝姓,红纸墨书“蓝姓远近宗亲香位”。畲族姓氏“远近宗亲”的“远”,可溯至盘瓠始祖。这种溯源在浙南一些畲村的家户的“(祖先)香火榜”显示得十分清楚,榜辞是:“本家夤奉堂上高辛皇氏敕封忠勇王某某郡(蓝姓写汝南郡,雷姓写冯翊郡,钟氏写颍川郡)长生香火祖师历代合炉祖宗之位”。<sup>[11](P350)</sup>家户对于近祖、远祖和宗族始祖的祖先祭祀,体现了盘瓠在祖先系统的统领地位。

“传入入录”祭祖,也叫“传师学师”,是畲族成了丁礼。始祖盘瓠或称为“师爷”<sup>[12](P59)</sup>,祖杖也称“师爷杖”、“师杖”。“学师”有模仿始祖盘瓠当年“学法”的内容。在司祭人的引导下,学者者进行一系列的象征仪式:坐龙坛,过九重山、五岳山,最后打仗、求乞,返回家园。通过这种模拟仪式,意味着学者者体验了始祖的经历,传承了始祖的意志品质。举行仪式后,“学师”者要取一个

法名和这次学师祭祖日期,书于红布条上,而后系于龙首杖(祖杖)上,称“聚头”,即名录聚于祖杖的龙头上。这意味着学师者在信仰的想象世界,加入了盘瓠世系群体。这种红布条系祖杖的形式,后来成为闽东、浙南以某处宗族为单位参与山民会馆的标示。

基于盘瓠传说的个人、家户、宗族的祭祖仪式,对畲族的民族认同和民族凝聚力产生重要的作用。在想象的凤凰山祖地的盘瓠祖祠里,盘瓠成为畲族四姓之祖,诸姓大大小小的宗族群体,在观念里整合在祖祠之下,由宗族认同而民族认同,是处于散杂居格局的畲族却有强盛凝聚力的文化机妙。

共同祖先的确认是族群认同的主要基石,创建于清末的山民会馆设置了传说中的始祖牌位(“敕赐盘瓠忠勇王神位”),各地畲族宗姓代表性祖先也附祀于神龛中的盘瓠灵位,俨然是宗祠。每年清明、中秋多有举祭,而春节必有大祭。民国九年(1920年)是山民会馆迁入新址的第一个春节祭祖,盛况空前,霞浦西乡、南乡、东乡、附城区以及福安、宁德、福鼎、寿宁、罗源、连江、闽侯、泰顺、平阳、云和、景宁等县均派人参加,祭礼活动连日分批举行,由各县董事和各处族长轮流主持。祭祀后,各处祭拜者相继将写着“某处某氏裔孙叩拜”的红布条,系于祖杖。这样,祖杖重重叠叠系满红布条。长期以来,想象中的凤凰山盘瓠祠(附祀盘、蓝、雷、钟四姓祖)因山民会馆的建立而成为现实。山民会馆以宗族的形态建构着民族的认同,一种看似落后的宗族组织机制却成为民族意识兴起的凭藉。

盘瓠传说也表达着对主体民族汉族的认同。在盘瓠传说中,盘瓠为高辛帝远征犬戎立功为驸马,三公主是畲族的女性始祖。畲族著名的联文:“功建前朝帝誉高辛亲敕赐,名垂后裔王子皇孙免差徭”,其中“皇孙”就表示也将帝誉高辛(黄帝曾孙)视为始祖。民国时景宁敕木山村蓝氏祠堂的始祖神牌的文字,明确地称高辛帝为“祖”,这些文字是:“龙凤高辛帝祖敕赐驸马护骑国盘瓠妣肖氏蓝光辉妣夏氏之位”。1980年代在罗源迎祖仪仗中写着“高辛世裔”木牌。<sup>[13](P435)</sup>这

些表达了畬族对汉族的前身华夏族的以血缘关系为表征符号的认同，并随着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而延伸着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尽管历史传说不见得具有历史的真实，却具有意识和情感的真实。

不仅仅祖先祭祀，历史歌谣、人生礼仪、传统服饰、岁时节庆等，盘瓠的传说和意蕴，比比皆是，就连畬族社会内部的友善亲情，也可以感觉到强烈共祖意识而道出的“山哈山哈，不是共房就是叔伯”的温馨话语。正像华夏远古的神话传说，永远在春风化雨，滋润着炎黄子孙的心田，历久弥新的盘瓠传说之于畬族，也是如此。

#### 四、畬族文化的发展战略

历史运行的惯性依然存在，历史的经验总结成为走向未来的重要指向。中华民族的发展史生动昭示：多元一体不仅是久已成型的中华民族格局，而且是中华民族各族之间的动态关系。文化交流是民族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民族之间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更快前进。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及其文化在不断地融合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过程中发展和丰富，少数民族及其文化也在吸纳汉族和其他民族及其文化的过程中发展和丰富。作为散杂居的畬族与汉族的关系尤其密切。隋唐以后，畬族及其先民在与汉族的密切互动中积极采借汉文化，从而丰富并更有力度地维系本民族文化。畬族早先分布于闽粤赣毗邻地区，而后进一步扩展分布，至清代广布于闽、浙、粤、赣、皖五省。20世纪90年代，又在贵州、湖南、湖北三省识别出数万畬族。一个人口未过百万（2000年畬族人口71万）、分布八个省区的少数民族，经久仍保持很强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这是与汉文化密切互动而本民族文化又得到丰富和维系的范例。

畬族文化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又一个原因，是以盘瓠传说为核心文化特质的文化传承。前文曾引南宋刘克庄在漳州“读诸畬款状，有自称盘护孙者”的记载，“盘护”也是瑶族文书《过山榜》的写法。直到清代，闽、浙、粤畬族文献仍保存这种写法，这说明盘瓠传说的传承在畬族

与汉族有各自的流传系统。盘瓠非犬，这在古代畬族文献中就有描述，在现在浙南畬族的历史记忆中，盘瓠是“水中如龙”、“陆上像小豹子”的“龙麒”。当然，在汉族的关于盘瓠传说的流传系统中，盘瓠为“犬”的形态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畬族，在一些畬族的祖图、族谱中可以看到或多或少的这类文字或形态。本来，作为氏族、部落的图腾，有些又衍生为民族的“图腾”，这是古代世界文化史的常见现象。然而，在中国封建社会，特别到清代，所谓的盘瓠为“犬”被汉族封建文人赋予更多歧视的内容，并泛滥于汉族民间。清代流行于福州的历史小说《闽都别记》里，竟出现了明显丑化的描写。面对这类有关图腾的神话传说的民族歧视，畬族进行必要的文化自我保护，加以重塑和升华。“龙麒”（或写作“龙期”）就是历史重塑，“忠勇王”就是人格化升华，显示了畬族的文化智慧，捍卫了民族的尊严。

新中国成立后，畬族人民翻身做主人，党和政府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倡导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毋庸讳言，旧社会民族歧视的观念并不会完全绝迹，畬族人民历史的心理创伤也不会完全淡出历史记忆。个别的社会传播媒介在“犬”字上做文章，必然遭致畬族群众的反感，损害民族团结。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坚决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

然而，如果因噎废食，连盘瓠也要摒除，那就过犹不及了。假如是出自文化的抵御而祛除盘瓠，那恰恰将畬族民间流传系统的并非“犬”的盘瓠形态的传承阻断，变相地承认盘瓠系“犬”，因而忌讳。这样，使得忠勇王成为没有历史来源的文化英雄，使得大量书写着盘瓠的畬族历史文献处于尴尬的境地，使得畬族文化的核心特质面临着消解而导致一系列连带性的文化丧失。民族事务工作者和民族学研究者应当以审慎的科学态度来帮助保护畬族文化遗产，而不是以明哲保身的轻盈转身，缺乏作为，一任有关盘瓠传说的文化遗产趋于虚无化。在这方面，宁德市政府部门做得最好，他们在进行畬族文化的抢救和保护中，包括在编写、出版畬族文化丛书中，注意尊重历史，客观反映畬族文化原貌。



畬族文化在近 30 年来出现的流失现象,在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中也同样发生。这种社会经济激烈变迁中的民族文化流失,在世界范围内也普遍存在。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而造成的传统文化流失,人类并非一筹莫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1972 年和 2003 年,先后颁布两个世界性文化遗产保护公约,推进世界性文化遗产的保护行动。近年来的国际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方兴未艾。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在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领导下,力度大、成绩显。2007 年 9 月,国务院文化部正式提出“文化生态保护”的新思路,即:文化的保护,不是单一型而是复合型的保护,不是古董式而是鲜活性的保护。

目前,畬族文化保护已取得初步成效,尤其在闽东。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宁德地区重视畬族文化的保护和弘扬,创建中华畬族宫,意在提示人们对畬族文化的重视,意在通过开设博物馆的形式来宣传畬族文化。2003 年宁德地区的畬族文化保护,开始有计划、有步序地开展,并初见成效。<sup>[14](P929-932)</sup>潮州地区正在酝酿畬族祖地凤凰山的文化重建,这将对全国畬族文化保护产生另一个示范性的影响。在各地畬族族谱中,几乎都有《重建盘瓠祠序》文篇,自 1953 年就开始踏遍闽、浙、粤、赣、皖畬族地区的施联朱教授,在赣东北发现的《重建盘瓠祠铁书》是至今为止最完整的版本。即使在有一定程度客家化的闽西畬族,其部分族谱,仍存有《重建盘瓠祠序》一文,还配有位于凤凰山的“会稽

山七贤洞”一带所建盘瓠祠的图形。凤凰山是基于盘瓠传说的畬族开基祖地。畬族史诗《高皇歌》有:“敕令圣旨送潮州”,“送落凤凰大山中”。以《开山公据》为主文的《重建盘瓠祠铁书》也是以盘瓠传说为根基内容,申明“陛下敕赐‘御书铁券’”给住在潮州“会稽山七贤洞”的“盘瓠子孙”。闽东霞浦县半月里畬村的清代楹联:“徯咏不忘高帝力,鹏程欲溯凤山踪”,高度浓缩“御书铁券”和凤凰山祖地传说的内容。2004 年出版的《福州市畬族志》,第一章第一节就是《盘瓠传说》,显示着畬族的民族文化自信。一个古老的神话,贯穿着民族的历史,鲜活于群体记忆,犹如常青藤那沧桑的盘根,犹如长流水那涓涓的源头。追远的归属感凝聚着民族认同,这是盘瓠传说极其宝贵的文化价值,值得善加保护和珍惜。正如远古华夏族的尧舜禹传说和炎黄传说,成为中华民族核心的凝聚力和宝贵的文化遗产,盘瓠传说的重要作用将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得到进一步认识。

畬族文化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原因,在于畬族在其与汉族的密切互动中积极采借汉文化,进而丰富本民族文化,在于以盘瓠传说为核心文化特质的文化传承。既要维系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又要采借汉文化来丰富本民族的文化,简言之,就是保持和增进本族的文化凝聚力与民族之间的文化通融力,从而运用文化的凝聚力和通融力,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不断地发展、繁荣,这就是畬族文化的未来发展战略。

#### 参考文献:

- [1]蓝炯熹.猴墩茶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 [2]王道.走向市场:一个畬族村落得农作物种植与经济变迁(博士论文)[D].厦门大学,2007.
- [3]王克旺.培育惠明茶的人[J].民族团结,1980,(10).
- [4]宁化城南茜坑村.雷氏家谱[M].芳远堂藏板,1914.
- [5]永春县志[M].卷 15 礼俗志 1927.
- [6][宋]刘克庄.漳州谕畬[A].后村先生大全集[C].卷 93.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213 册.
- [7]雷必贵.苍南畬族的源流与分布[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
- [8]蓝炯熹.畬民家族文化[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 [9]遂昌县志[M]卷 11.风俗,光绪二十二年(1896).
- [10]史图博,李化民.敕木山畬民调查记[M].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1984.
- [11]浙江省少数民族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

[12]福建畚族档案资料选编[C].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

[13]福州市畚族志[M].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

[14]郭志超.从闽东白露坑看畚族文化遗产的保护[A].民族文化理论与实践[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Shes:experiences and strategy

GUO Zhi-chao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Culture development with maintaining its cultural elements and adopt Han culture to enrich itself, is the historical experimental summarization and cultural strategy of Shes.

**Key words:** Shes; culture; development; strategy

[责任编辑 林石]